

欢迎您阅读北方文艺出版社电子图书



摇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摇摇摇地摇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员缘号）

摇摇摇邮政编码 员缘园园

摇摇摇网摇址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电子信箱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黑版贸审字 园愿一怨怨一园怨怨

责任编辑：梁春芳摇李相玲

封面设计：杨摇群

黑 美 人

匀美云源美士

[英] 安娜·休厄尔摇著

李丽娟摇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员缘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摇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愿园伊愿园圆 员张 苑缘摇字数 员园千

圆园园年 员月第 员版摇圆园园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 员一缘园园

陈月苑缘美士美士美士美士美士美士 定价 员圆元

献摇摇给

我亲爱的、尊敬的母亲，
她把一生献给了他人的幸福，
如同她的笔耕为了他人的幸福，
谨将此书深情地献给她——
我的母亲。

目摇摇录

关于作者.....	员
早期的家.....	员
驱狗骑马的打猎队.....	源
受驯.....	愿
波特维克庄园	猿
良好的开端	苑
自由	园
姜	猿
姜(续).....	愿
快乐腿	猿
果园里的谈话	苑
坦率的谈话	源
暴风雨	愿
魔鬼的标记	缘
詹姆斯·霍华德	缘
旅店里的看马老人	远
失火	源
约翰·曼利的话	怨

请医生	苑源
仅仅是因为无知	苑愿
乔·格林	愿员
离别	愿源
伯爵府	愿愿
为自由而战	怨猿
安妮小姐与惊马	怨苑
鲁本·史密斯	员源
结局	员愿
毁坏与衰退	员员
役马和他的驭手	员缘
伦敦佬	员怨
窃贼	员远
骗子	员怨
马市	员猿
伦敦拉出租马车的马	员苑
一匹老战马	员圆
杰里·巴克尔	员愿
周日出车	员缘
金科玉律	员员
多莉与一个真正的绅士	员缘
无精打采的萨姆	员园
可怜的姜	员缘
屠夫	员愿
选举	员圆

目摇摇录

猿

患难中的朋友.....	缘
老上尉和他的接班人.....	园
杰里的新年.....	缘
杰克斯和那位夫人.....	园
艰难时期.....	园
牧场主尽善和他的孙子威利.....	园
我最后的家.....	园

关于作者

“我正在为一匹马写传记，还在为圣诞节准备玩具娃娃和礼品盒子。”这是安娜·休厄尔写在她 1845 年 12 月 21 日日记中的一句话。六年后《黑美人》出版了。这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惟一的作品。今天它仍然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描写动物最成功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那个跛足姑娘，贵格会^①教徒——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

安娜·休厄尔 1845 年出生于英格兰东部港市大雅茅斯。她注定要经历磨难，幸亏她有一种令人愉快的乐观精神。她的父亲总是生活在濒临破产的边缘，他做过店务管理，经营过乳牛场，干过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工作，这期间他的家人也不得不跟随他辗转于英格兰南部。

1855 年休厄尔先生在布赖顿^②谋到新职，他开始经常往返于住处和布赖顿两地之间，安娜每天都赶着一辆单马拉的四轮轻便马车去火车站接送父亲。也许就是在那时她开始思索一匹马的一生以及她父亲对马的想法，邻居们发现她像对人一样对马讲话，并以此种方式管理马匹。

① 贵格会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② 布赖顿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临英吉利海峡。

安娜比大多数人都更有时间来思考这类事情。青少年时期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及随后拙劣的治疗损伤了她的一个踝关节。这次跌伤特别严重,她再不能直立行走,还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忍受种种限制。这次创伤最终使她再不能赶着小马和马车在村里奔跑了。然而就在她躺在病人专用的沙发上的时候,对马的深深的同情促使她开始构思一本书的梗概。不过这是一段缓慢的过程。《黑美人》的头几章是用铅笔写的,写得很吃力。后来由她向母亲口述各章内容。

1867年此书出版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而仅仅数月后安娜就离开了人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那匹马赶来拉她的尸体去墓地的时候,她母亲惊恐地发现那马戴着的勒马缰绳正是安娜在《黑美人》一书中谴责的那种。人们立即除去了它的勒马缰绳,它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为安娜·休厄尔做了最后的贡献。

在她去世前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安娜说她希望《黑美人》“将会劝导友善、同情,使人能理解、宽容地对待马匹”。我们仅仅在赛马跑道上和大牧场里能看到大群的马,成群的马几乎已经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个世纪以前大部分马所处的苦境对我们来说似乎已很遥远。它们已经不必帮助拉家里的四轮马车及沉重的送货车,也不必非套出租马车不可,更不再被鞭子和靴刺碰伤,或被随便地关在潮湿、恶臭的马厩里任之生病。如同对于可怜的姜一样,过去对于大多数的马来说,生活仅仅是一场残酷的耐力测试。正如黑美人的母亲所说:“我希望你落在好人的手里,可一匹马根本就不知道……”

然而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关于马的小说。通过黑美人的

双眼我们看到了一幅不断变化着的 19 世纪英格兰生活的全貌：午夜飞马煤石路接医生来看病——骄傲的贵族乘坐四轮敞篷马车——马市上利欲熏心的交易——漆坡赛德那儿承受折磨的出租马车的赶车人，还有伦敦桥上选举的喧哗与骚乱。

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故事，使我们感到一匹马在真实地讲述它的一生。故事一开始黑美人就得知它是出身名门的良种马（在新市赛马时它的祖父不是曾二度赢得过奖杯吗？）而后它经历了单调乏味的训练，同时戴着人们制造的器具作为它的陪伴——眼罩、嚼子、马鞍，也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与黑美人一道承受着它的痛苦，感受着它的欢乐，分担着萦绕于它心头的对未来的恐惧，特别是每一个新主人出现的时刻：他会像杰里·巴克一样善良呢？还是像阿尔弗雷德·斯莫克那样愚蠢呢？总之，我们感觉得到面对人类的愚昧与残忍，黑美人所熟悉的那种完全无助的感觉。

安娜·休厄尔成功地达到了她的目的。通过她的书，一代代读者已经学会了对那些所有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动物进行思考。

（ 弗朗西丝·匀·普特曼文学硕士 ）

黑美人



早期的家

摇摇我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的最初的地方是一片辽阔肥沃的牧场 ,牧场中夹嵌有一泓清水。湖边树木成荫 ,树木的枝叶向湖水一侧探出 ,深水一端长满了灯心草和睡莲。放眼望去 ,树篱外侧是耕过的田野 ,另一侧是我们主人家房子的大门 ,房子就建在路旁 ;牧场的高坡处种植着大片的冷杉林 ,低洼处蜿蜒流淌着一条小溪 ,小溪的一侧悬伸着陡峭的河岸。

小时候我是吃妈妈的奶水长大的 ,因为那时我还不能吃草。白天我围在她周围跑来跑去 ,晚上就紧紧依偎着她安歇。天热时我们常站在那泓清水旁的树荫下 ,天冷时我们就躲进冷杉林附近的一个温暖、舒适的马棚里。

等我长到能吃草的时候 ,白天妈妈经常外出工作 ,直到晚上才回来。

除了我 ,牧场上还有另外六匹小马驹 ,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 ,有的身体几乎和成年马一样高大。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奔跑 ,玩得很开心 ;我们还经常一起绕着那片田野奔跑 ,跑啊跑啊 ,直到我们快跑不动了为止。有的时候我们玩的游戏很粗鲁 ,因为他们时常撒欢儿、奔跑、乱踢、乱咬。

一天 ,大家踢闹了好大一会儿 ,这时 ,妈妈嘶嘶地把我赶到她身旁对我说 :

“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希望你能认真听。生活在这儿的小马驹都是非常好的 ,可他们都是拉大车干重活的马 ,当然了 ,他们还没学过什么规矩。而你却不同 ,你是出身名门的良种马 ;你爸爸在这一带很有名望 ,你爷爷在新市举办的赛马大会上也曾两年赢得过奖杯 ;你奶奶的性情在我认识的马儿之中是最讨人喜欢的。再有 ,我想你从来也没见过妈妈踢咬吧。我希望能长成一匹驯服的好马 ,不要染上恶习 ;要怀着良好的意愿干活 ,小跑时要好好地抬脚 ,即使玩耍的时候也绝不要乱踢乱咬。”

我从没忘记过妈妈的劝告。我知道她是一匹聪明的老马 ,而且我们的主人对她的评价也很高。她的名字叫公爵夫人 ,可主人常叫她宝贝儿。

我们的主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他给我们好吃的并为我们提供舒适的住处 ,他还温和地与我们说话 ,那温和劲儿使人觉得他好像在对他的孩子们讲话。我们都很喜欢他 ,妈妈更是特别爱他。每当她瞧见他站在大门那时 ,她就会欢快地嘶嘶鸣叫 ,小跑着奔向他。他就会轻轻地拍抚着妈妈说 :“ 噢 ,老宝贝儿 ,你的小黑仔好吗 ?” 我的毛是暗黑色 ,所以他叫我黑仔 ;接着他就会给我一片面包 ,面包好吃极了 ,有时他还会给我妈妈带来一根胡萝卜。所有的马都会朝他围过去 ,不过我认为我和妈妈才是他的宠儿。有集市的日子他总是给妈妈套上一辆轻便的双轮车让妈妈拉他去城里。

有个农家孩子 ,名叫迪克 ,他常常从树篱那儿进入我们的地里采黑莓。他吃够了黑莓之后 ,就从小马驹身上

找乐子 ,朝小马驹身上投石块、棍棒 ,强迫他们奔跑。我们不太在意他 ,因为我们可以跑开 ;可有的时候石头会击中我们 ,我们会被弄痛的。

一天 ,迪克正在玩这个把戏找乐子 ,他不知道主人就在旁边的地里。可主人当时正在一旁看着。看到这一切 ,他立刻越过树篱 ,抓住迪克的胳膊 ,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 ,这一下打得他惊恐万分 ,痛苦地号叫起来。一看到主人我们就一阵小跑赶到近前去看个究竟。

“捣蛋鬼！”他说；捣蛋鬼！瞧你还敢不敢祸害这些小马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也不是第二次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喂——领了工钱回家吧。我不会让你留在我的农场干活了。”就这样 ,我们再也没见过迪克。照顾马匹的是老丹尼尔 ,他像主人一样温和。所以 ,我们生活得很好。

驱狗骑马的打猎队

我两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早春时节，夜里落了薄薄的一层霜，那片冷杉林和牧场上空笼罩着薄雾。我和其他的马驹正在田里的低洼处吃草。突然远处传来了好似狗叫的声音。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抬起头，竖起耳朵，说道：“是猎狗！”然后就慢慢地跑开了，我和其余的马都跟在他身后跑上了那块田的高坡处，在那儿越过树篱的遮挡我们能看见远处的几块田。妈妈和另一匹我家主人乘坐的老马也站在附近，她们似乎很了解这种事。

“他们发现了一只野兔，”妈妈说；“如果他们朝这儿来，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驱狗骑马的打猎者。”

不多久，那些狗就从我们地旁边那块麦子地里飞快地跑了下来，那块地里的麦子还未成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高的狗叫声。叫声既不是吠叫，也不是嚎叫，更不是哀鸣，而是一直以最高的嗓音“唷！唷，呕，呕！唷！唷，呕，呕！”地叫着。狗的身后闪出一群骑马的男人，有的人身上穿着绿色的外套，他们全都在竭力狂奔。那匹老马呼哧呼哧地喷着鼻息，眼中充满了渴望，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我们这些小马驹也都想和他们一起奔驰而去；可源

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坡下的那片地里了。在这儿他们似乎停顿了一下。那些狗把鼻子贴到地面嗅着，叫着，朝各个方向跑开了。

“他们一定是失去了嗅迹，”那匹老马说，“那只野兔也许能逃掉。”

“哪儿来的野兔？”我问。

“噢！我也不知道，很可能是杉林外我们自己家的一只野兔。被发现的任何一只野兔都会引起那些猎狗和猎人们的追逐。”不一会儿，那些狗又开始“唷！唷，呕，呕！”地高叫了，接着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了回来，直奔我们这块草场跑来，这是一块被高高的溪岸和树篱环绕着的草场。

“我们就要瞧见那只野兔了。”就在妈妈说话的同时，一只受惊的野兔发疯似的窜了过去，奔向冷杉林。猎狗很快就到了，他们先是在岸上大叫，然后跃过小溪，向这片地直扑过来，跟在他们身后的是那些猎人。有六或八个猎人催马跃过小溪，紧紧跟在猎狗的后面。那只野兔竭尽全力想钻过树篱。然而树篱太密了，她急忙转弯向那条路跑去，可惜太晚了，猎狗已经狂叫着咬住了她。我们只听到一声尖叫，那只野兔就没了命。一个猎人催马向前用鞭子赶开了猎狗，否则那些猎狗会立刻把她撕成碎片的。那个猎人抓住她的腿把她提了起来，她已经被咬伤了，伤口正在流血，那些绅士们看起来非常高兴。

至于我呢，一开始就被惊呆了，河边发生的一切我什么也没看到。后来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两匹好马已经倒了下来。一匹在溪流中挣扎，另一匹躺在草地上呻吟。一个猎人从水里走出来，满身都是泥水；另一个

猎人则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他折断了脖子。”妈妈说。

“活该。”一匹小马驹说。

我也认为他活该，而妈妈却不这么想。“噢！不，”她说：“千万别这么说。我虽是一匹老马，见过许多，也听过许多，可我却怎么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项游戏。他们经常弄伤自己，也伤害好马，还毁了庄稼。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只野兔或是一只狐狸，再不就是为了一头牡鹿。这些东西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轻而易举地弄到手。嗨，可我们是马，我们弄不懂。”

妈妈说这些话时，我们仍然站在那里观看。许多猎人已经奔向了那个年轻人。我们主人是第一个扶起他的人，当时主人一直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个年轻人的头向后垂着，双臂向下悬着，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非常严肃。周围一片寂静，连狗也安静了下来，他们好像也知道出了事儿。人们把他送到我们主人的房子里。后来我听说那个年轻人是乔治·戈登，是这一地区最大的乡绅的惟一的儿子，是一个漂亮、高个的年轻人，是他家中的骄傲。

此刻人们骑着马朝不同的方向出发了。有去请医生的，有去找兽医的，当然，也有去乡绅戈登家报信的。兽医邦德先生赶来探望那匹倒在草地上呻吟的黑马，他四下里触摸过马身之后，摇了摇头。马的一条腿折断了。接着有个人跑到我主人家取来一杆枪；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令人恐怖的尖叫，接着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那匹黑马再也不动了。

我妈妈好像很悲伤。她说她认识那匹马已经有几年远

了,他的名字叫“罗布·罗伊”,是一匹勇敢的好马,身无恶癖。妈妈后来再也没去过那片地。

几天后,我们听到教堂的钟声响了很长一段时间。跃过大门的上方我们看到一辆陌生的黑色四轮长马车,马车上盖着黑布,拉车的马也全是黑马;这辆车后面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全部都是黑色的,那钟声一直响着。人们在送年轻的戈登去教堂墓地安葬。他再也不会骑马了。他们是怎样处理罗布·罗伊的我一直不知道。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只小小的野兔。